

征服火山



文化生活出版社

格·古萊維奇

征 服 火 山

民 文 譯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科学幻想小說，描寫苏联地質学家怎样征服火山，并使它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年青的地質学家維克多·沙特罗夫奉派到堪察加高烈拉火山山麓下的火山学站。他使用最新穎的三色光仪器，經過一段時間的測量，得以逐漸揭破了火山內部結構的神秘的謎。但他在火山爆發中進行勘探的時候，不幸在工作崗位上犧牲了。

火山学站站長莫利鮑夫抛弃了自己的敌对观点，毅然負起責任，繼續維克多未完成的工作。他發揚維克多的思想，和工程師卡申一起擬訂出征服火山和利用火山的計劃。堪察加最大的火山之一高烈拉火山終於變成了电力和熱能的泉源，它的熔岩被用來鑄造玄武岩制品，它的熱气被輸送到大量溫室里，使那里生長起北極圈內從來不曾生長過的蔬菜和樹木。

Георгий Гуревич

БОРЬБА С ПОДЗЕМНОЙ НЕПОГОДОЙ

根據 Знание-Сила 1954—55 4 版本譯出

征 服 火 山

格·古萊維奇著

民 文 譯

*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1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1/16 字數 99,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 (6) 0.44 元

前 言

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教授是个大科学家——一个不屈不挠、思慮周密的人，有着远大的目光和大胆的思想。他似乎在總結自己的一生，許多年來寫作着一部卷帙浩繁的作品：地殼运动。今天他接下去寫火山的一章。在火山科学中还有許多空白点，于是教授在这一章末尾寫道：“为了要准确的知道，而不是猜测，就需要看見噴火時火山內部和下面發生的情况。这就是科学的迫切任务。”

電話鈴聲使教授放下了草稿。人家提醒他，他應該上學院去，此刻學院里正在進行畢業生的分配工作。

這時候在學院的走廊里，未來的地質學家維克多·沙特羅夫正等待着輪到他。他的命運要在今天決定。他要到北極地帶或者土庫曼去，到喀爾巴阡或者遠東去。維克多心緒極好。他從小就夢想做一個真正的旅行家。但是他決心要做三色光的勘探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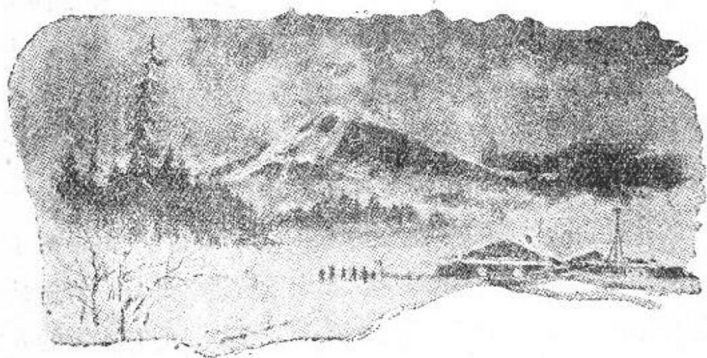
這是很新的勘探方法。維克多是兩年前在大學生實習時

熟悉这种方法的。整个夏天里这个青年在地質隊里工作，隊長是老練的地質學家索申——新勘探方法的創始人之一。這種方法証明是有效的。依靠它的幫助，所有地下的礦物都可以拍成照片。對於配備着新儀器的地質學家說來，土地變成透明的了。興高采烈的維克多在他分配的時候聲明了這一點：決定獻身於新勘探方法的工作。

委員會覺得為難了。新的方法還沒有實地使用。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出來斡旋。照他的看法，需要對火山進行三色光勘探工作。預料一二年以後高烈拉火山將發生噴火，它是堪察加最大的火山之一。讓這個年青專家到那里去，讓他去弄清楚噴火時火山內部的情形。

以前和維克多一起實習的是伊列娜——一個在同一學院內求學的女大學生。她好交際，愉快活潑，是一個很有才干的姑娘。伊列娜也醉心於新的勘探方法，她和維克多共同幻想着探險的遠行。但在莫斯科他們的友情變淡了。伊列娜有許多朋友，許多約會和許多消遣。她缺少時間來應付維克多。近來，這個姑娘甚至避開他。維克多偶然碰到她，發覺伊列娜變得胆怯了，她背叛了他，也背叛了地質學。她嫁給一個大有成就的科學家兼行政人員——講師泰爾泰柯夫，就留在莫斯科做辦公室工作了。

在這次抑郁沉痛的會見之後不久，維克多就動身了。他的幻想實現了。他是地質學家，三色光勘探工作的專家，他在把最新式的儀器運到遙遠的堪察加去。



第一 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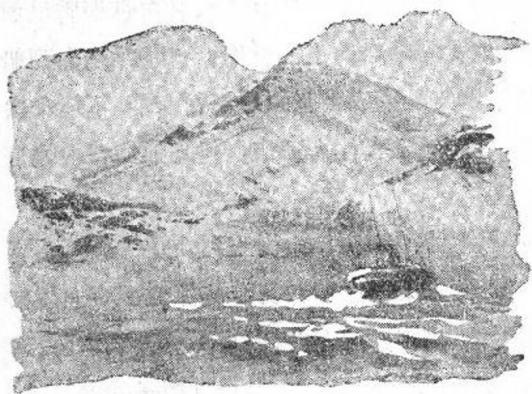
已經是深秋了。漫天大霧籠罩着鄂霍次克海的上空。維克多呼吸着冷濕的空氣，瞧着灰綠色巨浪從乳白色煙霧里湧出來的姿態。雖然他受到暈船的痛苦折磨，但是並沒有到船艙里去，因為真正的地質學家應當堅強地忍受艱苦，不能失去工作能力。維克多目前還沒有什麼工作，但是他能夠鍛煉自己的堅毅精神。

當輪船駛入阿瓦琴港的時候，山崗上到處是雪。阿瓦琴漂亮地穿上了它那淺藍色夾白色的服裝，仿佛為了穿上新衣服而自傲似的。誰能想得到，就在這層白皚皚的積雪下面，卻隱藏着一座凶暴的火山，好像一只戴着老祖母帽子的狼。

堪察加半島上還沒有鐵路，在這裡旅行或者是乘飛機，或

者是乘狗車。維克多只得使用毛茸茸的制動杆。他跟向導兩個人用滑雪板滑行了三百公里(儀器是用狗車運送的)。由於不習慣，他感到疲乏，同狗一起受苦，却懷着歡樂的心情去迎着每一件險事。他在學院里所受的鍛煉，就是要使會得在沒有踏過的雪地上在狗車後面奔跑，應付那毛皮領子上長大起來的冰柱，在燒完的篝火旁的雪地上過夜，在凍傷的面頰上摩擦使它發熱。一點也不舒適！像索申所說的那樣：“舒適是利有弊的。節儉的人只是看守東西的奴隸，而有本領的人才時代之主宰。節儉的人只是把東西卸了又裝上，而有本領的人才礦物的發現人。”維克多累了，打了個寒噤，他每根肌肉都緊張得發痛，但是艱苦倒反使他高興。他終於接近了真正的地質學。

在最後一段的旅程中，狗把他從雪橇里拋了出來，它們向前奔馳。向導追趕它們去了。維克多一個人留下來。他的一



輪船駛入港口，山崗上到處是雪。

塊滑雪板斷了半截，只得拖着半塊滑雪板一拐一拐地勉強走去，順着車迹走了整整一夜。在黑暗的大森林裡是有点可怕的。他神經過敏地

傾听着黑夜的沙沙聲。遠處傳來了叫聲，那是狼嗥還是狗吠——維克多還不會辨別出來。在積雪比較硬的林中空地上，雪橇和滑雪板的痕迹消失不見了。那時維克多就在樹枝中間找尋正在沉下去的北斗星，以及在開頭兩顆星——阿爾法星和培泰星——延續部分中閃爍發光的北極星。當早晨維克多走到樹林邊緣，看見河那邊有個大村子，那裡的房屋是按照堪察加習慣亂糟糟地散布着的時候，他感到很是驕傲。這裡有很多的空地，可是道路和建築物却是太少，因此沒有必要把為數不多的房屋造成一排排的樣子。在村子的一邊靠近河岸的地方有一所大房子，它像是鄉村俱樂部或者學校。一面鮮紅的旗幟映在白雪的背景上，像是灰燼中的一小塊燃煤。維克多認出了這是火山學站（他在照片上曾經看見過的），於是急忙向屋子走去，它至少在一年以內應當成為他的專用房屋。

二

在遙遠的過冬地方，人們很喜歡外來的人。他們都像迎接期待已久的親人那樣來迎接維克多。當婦女們在廚房里忙碌着的時候，男人們就領他到堪察加浴室去。在離站一百步的地方，有一股溫泉從地下湧出來。它的四周是一股濃厚的水蒸氣，近旁都是草木。在這寒冷早晨的無邊雪地里，草木看來簡直是不大像樣。這似乎是畫家錯把一滴綠的顏色滴在冬天的風景畫上。水的溫度到七十五度，因此不能爬到泉水里去。過冬的人是在特為掘出來的坑窪里洗澡的，在那里，在滾熱的地下水里攪入了從最近河流上冰窟窿里取來的冰水。

随后为了向新來的人表示敬意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維克多尝遍了所有当地的美味：醃熊腿、煎鮭魚、忍冬做的糖醬、放着糖草的茶。鮭魚是咸得难以忍受，維克多觉得糖草太甜而且討厭，但是他坚决地吃着，称讚着，不願意顯出自己是一个嬌生慣养的城里人的样子。

吃中飯的時候，維克多跟站里的全体工作人員認識了。他們是五个，維克多是第六个。高級地質学家兼过冬地的首長是阿歷山大·葛利高里耶維奇·葛利鮑夫。这是一个年青的科学家，約莫二十八九歲，側面看去是个細長条子的人，生着一个漂亮的高額。他虽然年青，但已被認為是个著名的火山学家。他对于火山結構的推測，得到了一些大科学家的承認。他提出了火山噴火和海面变动之間有着联系的大胆見解。他希望用观察來証实这个見解，因此在高烈拉火山旁过冬已是第二年了。

低級地質学家彼得·伊凡諾維奇·斯比崔比高級地質学家大二十五歲。这是一个有着一綫花白鬚子的善良的胖子。他的妻子凱塞琳娜·伐西里耶芙娜——一个果断的女人，大嗓子，上唇上長着看得出的毫毛——在站里担任化学家的職務。他們倆已經在这里連住四年，并把火山山麓当作世界上最舒服的地方。在站里工作的一共有兩個女人；凱塞琳娜·伐西里耶芙娜是其中最年長的一个，但是担任主妇工作的人却不是她，而是泰夏——采集員，实验員，總务主任，炊事員和兼过冬地的扫地女工——这是个很好看的姑娘，一头烏黑發亮的头髮，長長的蒙古人的眼睛，黝黑的皮膚下泛出柔和的紅

量。第五个工作人員是個憂郁的男人，三十七歲光景，臉上滿是白色的傷痕，他自稱為柯瓦廖夫。關於他的職業，維克多到以後才知道的。

桌上的菜肴擺好了，白桌布，醃熊腿，木柴在小爐子里噼啪發响，腳下的地板在自在地吱叫着，熾熱的爐子使他的臉發燒。這裡到底有什麼艱苦，有什麼危險啊？

“火山在哪裡？”維克多想了起來。但是不能把高烈拉火山指出來。它像一個害羞的孩子那樣避開客人，被一層濃密的霧幕遮住了。

“假使您不心急的話，明天就可以飛去，”站長葛利鮑夫說。

“飛去？莫非您自己有飛機？”

“是的，直升飛機。也有自己的飛行員。就是他——坐在桌子旁邊的……問好啊，斯捷潘。你還沒有向明天的乘客介紹過自己嗎？”

“急什麼呀？還來得及飛個夠的，”柯瓦廖夫漫不經心地回答道。

“不，請明天吧，”維克多請求道。

葛利鮑夫贊成他的意見。



桌上的菜肴擺好了，白桌布……
木柴在小爐子里噼啪發响……這裡
到底有什麼艱苦，有什麼危險啊？

“斯捷潘，必定要讓新同志認識認識火山，”他嚴厲而又堅決地說道。

“唔，假使有必要，我們立刻飛去也行。”

“明天吧，假使是可以飛行的天氣……”

“對柯瓦廖夫說來，是沒有不能飛行的天氣的，”那個飛行員打斷了他的話。

三

到第二天，維克多就出發到火山頂上去。他和柯瓦廖夫兩人一起飛行，因為直升飛機只能載兩個人——一個飛行員和一個乘客，維克多發慌了，他問要不要帶上備急難時用的額外食物，信號彈和帳篷以防萬一，然而柯瓦廖夫以最冷靜的姿態談着關於中飯的事。“我們在兩點三刻會回來的。他們在等着我們呢，”他說，仿佛他不是到火山去，而是去作客或者去看電影似的。（而且的確他已經飛到火山口去十八次了。）

直升飛機剛飛起來，美妙的山景就展露開來了。南北兩方到處都是蜿蜒的山脈，聳立着的、滿是皺紋的碎土，半毀的古老火山，山口中有着湖泊，山頂是被炸毀并被融雪水侵蝕的。巍然聳立在這一切上空的；是端正的、稍微呈圓錐形的高烈拉火山。在深藍色的天空中，它的積雪的山頂顯得分外清楚。一縷輕烟在火山口旁邊圍繞着。在比較低一些的地方，密云低垂，繞住了山坡。險峻的斜坡上不是到處都留得住雪的。它堆積在被山水沖毀的峽谷里，仿佛是白色的脈絡蓋沒着圓錐體。在這些脈絡之間，隱約可見粉紅色帶淡紫色的、凝結了的

溶岩的痕迹。

下面是深藍色的蜿蜒的森林，隱沒在雪堆之中。維克多清楚看見了一條移動着的短綫——那是一輛狗車。于是他心中想像着他將怎樣开辟一條道路，通過這一片密林，從這個小丘到另一個小丘，怎樣以八字形的步法踏着滑雪板爬上這個斜坡，怎樣揹着滑雪板走過那崩塌下來的石頭。直升飛機使他避免了艱苦的旅程。

火山斜坡上有一條冰河。冰上撒滿了火山灰，看來是骯髒的，只有在裂縫里，才發出非常清潔的綠色或者淡藍色光彩。冰河參雜着崎嶇不平的、凝結了的溶岩流和脆弱岩石的碎片。接着往下去就是終年積雪的雪地。

離山頂不到兩公里的地方，駕駛員就把直升飛機降落在結實的粗粒子的積雪上。

“我不願意為了您而冒險，”他嚴肅地說。“您帶上氧氣器具，我們走上去吧。”

因為對於高地並不習慣，維克多頭暈了，他的耳朵似乎塞滿了棉花。但是他想鍛煉自己，因此不願用氧氣器具。

“拿着吧，不要硬作勇敢，”飛行員堅持說。“您會突然昏倒，可是我不高興拖着您走。”

他們向前走去。腳步勻稱、從容不迫。他們有節奏地作深呼吸：吸氣——呼氣，吸氣——呼氣。他們的路上沒有峭壁和陡崖——只有鋪上一層結實的積雪的斜坡。由於連續不斷的上坡，兩膝和心臟都疲乏了，但是只要立停下來——清潔的山間空氣就很快地趕走了疲乏。

但是不久空气已經变得不这样清潔了。可以相当明顯地感覺到氧化硫的辛辣气味。一会儿下雪了。他們只得在霧里，在濕雪、熱蒸气和二氧化硫混合成的某一种泥潭里慢慢地走。喉嚨里發痒，想咳嗽，怎么也透不过气來，每一公尺路都要費很大的勁。但是現在上坡路完結了。柯瓦廖夫和維克多站在火山口的邊緣上。

他們的脚边有个圓形的凹地，它的直徑是二百公尺光景，深度是二十來公尺。边上的一些噴火口是黑魍魎的。其中不時噴出一縷縷蒸气、一大堆一大堆的灰燼和石头。石头像噴泉似的飛起四分之一公里高。襯托着山嶺的背景，那些石头似乎是淡紅的，可是襯托在淺藍色的天空背景里，它們却成了黑色。不断的爆炸使山嶺震动了。

附近的冰塊和火山彈混雜成梯子似的東西。飛行員用一只脚試了試上面的石塊，對維克多揮一揮手。

“難道可以走下去嗎？”維克多問他。維克多初到这里，所以不知道哪里是准許冒險走去的界綫。

火山口的底部滿是松軟的灰。飛行員和維克多一直陷到齐膝盖那样深。維克多有点害怕，老是覺得脚下的松土就要塌陷下去，而他將連頭陷在灰里。但是飛行員走在前面，用毛皮長靴撥開熱灰。維克多寧願死，但就是不肯表示出自己是個胆小鬼。他們立停下來，到噴火口還有五十公尺。可以清楚看到峭壁通向地下深处。深紅色的石头从那里神秘的昏暗中噴出來。噴火口像火車过桥似的轟隆隆地响着。

这里是通入火山内部的入口旁边，站在这搖晃而松軟的

土壤上是可怕的。維克多很想說：“我們趕快走吧。我已經看够了。”但他克服了恐懼心，強迫自己向前走去。

飛行員拉住他的袖子。

“小伙子，你不要白冒險。你會像傻瓜那樣地死掉的。這不是開玩笑的事。這裡是在死亡旁邊呢。”

這會兒火山口震動了一下，響起了可怕的轟隆聲，仿佛石頭的巨浪沖了出來似的。一大堆櫻桃紅色的石頭從噴火口里噴出……飛行員和維克多撒腿就跑。他們覺得整個火山口要塌下來了。腳下松軟的灰陷了下去，他們跌倒，掙扎着。還沒有冷卻的石頭在旁邊和前面掉下。

心在胸膛里亂撞，空氣不夠，但是他們沒有緩口氣就沿着冰梯子飛似的向上奔去。噴火口像工廠煙囪似的冒着煙，蒸汽遮住了火山口，圓形的盆地漸漸變成了煙霧繚漫的湖泊。

飛行員搖了搖頭，勉強地笑了起來。

“我已經以為這下子可完蛋了。好容易才逃了出來。”

維克多盯了他一眼，理解到害怕並不是可恥的。

“這是危險的玩意兒，”他隨聲附和地說了一句。

但是飛行員已經不想那危險了。他瞧了一下手表，擔心地說：“我們走吧，得趕一下才行。泰夏是不喜歡人家吃中飯遲到的。”

四

維克多仍舊有點失望。他幻想旅行，企圖建立功勛，過嚴肅的、十分艱苦的生活。他覺得這次堪察加的旅行是一件了

不起的事情。他寬恕地望着一些同學，他們的路程到了烏拉爾山或西伯利亞西部就已經結束了。

但是突然他却不在茶壺的水會在夜間結冰的帳篷里而在很好的木屋里過夜了，在這裡，人們睡在鋪上被單的柔軟褥墊上，在鋪上台布的桌子邊一天飽吃三餐，能够在工作日以後下象棋或看書。

每天晚上大家總是聚集在餐室里，听莫斯科对远东的廣播，或者听彼得·伊凡諾維奇說到關於在雅庫梯、高加索或者在希賓山找尋礦產，關於喀爾巴阡山的雪崩，泰麥爾半島的暴風雪，阿什哈巴德的地震，阿穆達里亞河沼澤三角洲的獵虎和白令海上的捕鯨，以及必須通過那不能通行的沼澤地和不能通行的沙漠地等等的無窮盡的故事。維克多興高采烈地傾听着，那個飛行員帶着懷疑的笑容，仿佛不相信彼得·伊凡諾維奇——這個遲鈍而善良的中年人，喜吃貪睡的爱好者——會得忍受得住這種驚險生活。

“這不是您從梅恩—里迭①所著的小說里看到的吧？”飛行員問。

柯瓦廖夫已經近四十歲了——對於飛行員說來，這是最高的年齡。過去他是試飛駕駛員和開擊機駕駛員，在戰時他曾擊落敵機二十六架，自己也曾三度從燒燃着的飛機里跳出，受過震傷，有一次折斷了一隻腳。但是現在他的飛行生活快要結束，他的體格檢查也一年比一年難通過了。他故意避到

① 梅恩—里迭(1813—83)——英國作家。

离医生远一些的地方，到偏僻的处所，到火山旁的过冬地來，在这里，他可以整整一年避免听診和敲診。

以前的創伤，对医务人员的不满，以及跟即將到來的退職作斗争——这一切使柯瓦廖夫凶狠起來。他变得暴躁刻薄，常常得罪人，甚至得罪那不会得罪人的斯比崔……

“难道这是头雄老虎？——上次您說的是雌老虎……”他指出道。

斯比崔光起火來，答应把獸皮拿給他看。

“凱塞琳娜·伐西里耶芙娜看見过，您問她吧，”他肯定說。

但是凱塞琳娜·伐西里耶芙娜拒絕証明。

“都是鷄毛蒜皮，”她說。“雄老虎，雌老虎，这有什么區別？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現在你連蒼蠅也打不死啦。”

假使凱塞琳娜·伐西里耶芙娜高兴的話，她本人可以談的故事不会比丈夫少。她曾經隨着彼得·伊凡諾維奇到高加索、雅庫梯去，和他一起跌入叶尼塞河里，她从雪崩、地震和老虎那里逃出了性命……她学的是化学，担任的工作是采集員兼地質学家。她学会在地上睡覺，吃干粮，一天划十小時船，或一連滑十小時雪。她并不珍惜舒適，也并不竭力想得到它。她不喜欢縫紉，不会作飯，因此她樂于把家务工作委托給泰夏。但是她管理家务的熱情一个月大約發作兩次。那時凱塞琳娜·伐西里耶芙娜就开始拚命裁剪、刺綉或者烹飪，特別是做炸包子。几小時內家里滿是叫声、烟气和炭气，結果是一样干硬焦黑的东西端上了桌子。柯瓦廖夫干脆就不要吃，維克

多折下了很小的一塊，只有彼得·伊凡諾維奇為了安慰妻子，勇敢地把它們吃得一點不剩。

葛利鮑夫通常不參加大伙兒的談話。他帶着不必要的故意裝作嚴肅的神情，總是袖手旁觀。年青首長們的舉動就是這樣，因為他們還不會輕鬆愉快地來發號施令。葛利鮑夫在空閑的時候寫學位論文——這是複雜的理論作品，寫滿了二重積分的符號和拉丁字母、希臘字母寫成的公式。（他總是向往於抽象的科學）。他吃好中飯立刻就離開，坐下來寫數字，連腰也不挺直一下，但是八點正餐室的門打開了，葛利鮑夫用冷冰冰的聲調問：

“泰夏，我們今天學代數嗎？”

“姑娘累了，讓她坐一下吧，”彼得·伊凡諾維奇答道。他是大伙的保護人。

但是泰夏急忙起來了，她匆促地拿起練習本，走向門後不見了……她一走開，一下子就變得靜悄悄的，有點兒無聊。誰也不笑，不唱歌，不高興也不嘆氣。彼得·伊凡諾維奇匆匆地把故事結束，伸着懶腰說：

“大概我得去工作一會兒了……”

“側轉身躺着嗎？”凱塞琳娜·伐西里耶芙娜生氣地問。

彼得·伊凡諾維奇不理睬她的進攻，大模大樣地走進臥室，隨手把門關緊。過了一分鐘，臥室裡傳來了拋下靴子的响声和床的嘎吱聲。

斯比崔娜跟着站起。柯瓦廖夫在房間裡踱來踱去，一邊問維克多：“明天也飛行嗎？那麼大概需要充分睡眠的。”只